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四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炎

謄録監生臣高應龍

晦庵集卷四十七

宋 朱子 撰

書問答 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呂子約

示喻縷縷足見力學之志然所讀書似亦太多矣大抵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今觀來喻雖云數書之外有

所未暇然只此已是多少功夫又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不審賢者以為如何

答呂子約

喻及日來進學之功尤慰孤陋且深有助於警省為惠厚矣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索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尅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答呂子約

示諭縷縷備見篤學力行之意然未免較計務獲之病著此意思横在方寸間日夕紛擾非所以進於日新也

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床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效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復通透而復易一書之為愈蓋不惟專力易見功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但為聞見之知此固當然聞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誠未可輕厭而躐等也

答呂子約

時習之義程子云習重習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

此恐是學原於思之意凡所當事者皆學也不致其思繹以通之則無自而進茍苦思力索則淺迫無味亦失所謂說矣惟學焉而時復思繹勿忘勿助積累停蓄浹洽涵養杜元凱所謂如江海之浸如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此即時習而說之注釋也張先生所云似與程子之意未合

此說甚佳南軒解義爲人借去不盡記其說然覺得儘有未安處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恐止當從尹氏說

尹說固好然其間曲折恐亦不可不講若有人引上蔡所引許多同異問之尹公他必有說不只如此打過也

傳不習乎恐止當從明道說葢恐不習而傳之則在己審問明辨之功有加無已篤於自反而懼於傳之或差上蔡之說恐與章指未合　差下一本有也字

如明道說文勢似不甚順若從上蔡之說則先忠信後講學乃與上下章意思相似又文勢安帖不煩多訓似

亦有理試更思之

父在觀其志一章恐指意在下文志所存也行所為也有父兄在安得聞斯行之雖欲成父之美而親心未順焉雖欲為不善而莫得肆焉止觀志之所存可也若親没矣吾之所欲為者遂矣故必觀其所為之專與不專而後可盖雖為之善然不能忍而遽改則亦謂之死其親可也至於三年之間事死如事生而無伸己之意迺謂之孝可謂孝矣云者深嘉之辭若

曰如其非道則何待三年是未深體觀其行之意也
夫不幸而有所當改是乃吾平日之拳拳而未能孚
於吾親者今也哀痛之深固有所斡旋改移於不動
聲氣之中者矣茍有决厲之意則縱有丘山之善然
此心不幾於息乎
此説甚好但謂固有斡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此
句未安爲舊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見有居官不改
前人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必大悦之以

為代人居官猶有能如此者况於所天乎因以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然所失却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柰何不必如此回互也此意竊謂學者不可不知恐當更思之也又有謂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自好試幷思之如何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論氣之感也謂古今一箇亦

得論氣之本也

感字未安李文饒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亦善言天者

季路問事鬼神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欲令子路原始觀終聚而通之也未知生焉知死是固然矣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恐救子路忽於近之病蓋在目今雖曰未能事人然隱微之間如執虛奉盈所以事之者自當深用其力茍於此知所事則事人之道亦可

進但闕畧於事人則益不能事鬼矣

熹嘗謂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知生而知死矣盡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則能事人而能事鬼矣只如此看意味自長戒慎隱微又別是一事不必牽合作一串也

體物而不可遺之義盖物是形而下者物其物則息生不窮是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即形於上者也苟物而不物則死矣體云者其流行發見非物自爾而

必有體之者也

體物之意剖析得甚好但本是鬼神之德爲此萬物之體非是先有是物而鬼神之德又從而體之也物而不物則死矣此句有病須知若初無體之者則亦無是物矣

游䰟爲變之義如何

精魄也耳目之精明爲魄氣䰟也口鼻之噓吸爲䰟二者合而成物精虚魄降則氣散䰟遊而無不之矣魄爲鬼䰟爲神禮記

有孔子答宰我之問正說此理甚詳雜書云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亦可取横渠上蔡論此亦詳

誰毀誰譽一章恐當看誰字此正見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又聖人無所私好而於善善之意亦不侵過分毫來誨所謂但有先襃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似恐於公平之意思未完

熹昨來之說善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

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箇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但一向恝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申商慘覈之科矣試更思之洪範皇極亦有此意

答吕子約

所喻日用工夫足見為己之意甚善然别紙所論論語首章便是讀書玩理之樣轍更無别塗請只如此用功

不必切切論功計獲也

答吕子約

示喻日用功夫有未到處此見省身克己用力之深不勝歎仰然前後已屢奉聞不必如此計較廹切但措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而深以義理灌漑培養之自然日有進益如其不然則存養講習之功未及一二而疑悔勞殆之病已奪其千百矣試更思之至如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功夫不要就

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

答吕子約

巧言令色鮮矣仁論章旨則尹氏之說為完若旁通其義如辭欲巧之類是迺修省細密工夫其發原自别然修辭之功亦易得入於安排計較而不自知其所發之偏者亦為鮮矣仁也

發原自别之說甚好修辭之功固易入於安排計校然

亦只得就發原處謹之耳若捨此而別生疑慮則又轉見繳繞不得剖決也

曾子之三省為人謀與朋友交傳諸人惟恐應物之或不如己而篤於自反也尹子言諸公遠來依先生之門某豈敢輙為他說萬一有少差豈不誤他一生恐正是傳不習之意先忠信後講學固是如此但忠因謀言信因交言恐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未類上蔡之說竟未敢安

所引尹公語甚好然於此文句中似覺少兩三字聖賢立言不如是之巧而晦也謀不忠則欺於人交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己欺於師是亦忠信之類耳更思之

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好但於本章之旨恐未安父在觀其志觀其所志之善惡也父没觀其行觀其所行之肆與否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事亡如事存而不忍死其親焉故曰可謂孝矣斡旋改移其

始止於隱惡諱過本在於愛親駸駸而往易入於私
其病固不細然彌縫調停之工又不可廢所謂度不
可行至誠哀痛而改之固不必回互但弗知所以改
之之方則或傷於張皇驟快而無遲遲浸漸之意味
亦非篤於愛親者也謝方明事祖儉舊看得甚可為法然李先生之言亦要於此致
察
先生之言恐更當思之至誠哀痛四字儘有意思存得
此心自不至張皇也據今日病證似當且服此藥便自

胸次開闊黑白分明若更主張調停兩字正是以水濟水竊恐昏昧隘促轉見無進步處父没觀行必如舊說亦為是非邪正之類所包甚廣今只云肆與否却覺拘滯兼又與上句參差下句重併尤未穏當

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其理固如此然所謂常見所謂常新必有科别

日月隂陽之精終古不易然非以今日已昳之光復為來日將升之光也故常見而常新

未能事人而欲事鬼未能知生而欲知死是猶未知其首而欲知其尾也知首之旨當如來教又思事人之旨恐止是不敢欺不敢慢出門如賓之類皆是如此而致敬客察庶幾可以交神明矣事如祇事之事所謂盡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恐於事字未叶

此說甚好比熹說尤親切蓋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固不外乎愛敬但如此說方親切耳然四者之目亦不可廢請更思之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遺此三句乃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甚昭然而不可揜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德猶云氣即性性即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言無遺闕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間乎晦明代謝也

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為

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者也所謂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與所謂無遺闕滲漏者皆非是

鬼者其氣也氣散鬼遊而無不之所謂無不之者已屈之氣尚有在於天地之間邪抑否也然氣聚則生氣盡則死何者為遊鬼玩遊之一字謂其即便消散又似未盡也體魄藏於地恐指成質而言如月魄以無光明者言

謂耳目之聰明為魄有所未曉合耳目之聰明而言則鬼不離魄聰明即氣之運乃是鬼也失其耳目之聰明而言

則鬼去魄存恐難以耳目聰明命之為魄也

程子曰鬼氣歸于天消散之意遊魂亦是此意蓋離是體魄則無所不之而消散矣雖未必皆即時消散要必終歸於消散也鬼魄之分更當熟究陰陽之分體魄自是二物魄之降乎地猶今人言眼光落地云爾體即所謂精氣為物蓋必合精與氣然後能成物也

洙泗言仁及契丈仁說竊得諷味復之九二休復之吉以下仁也謂初九也易傳云一陽復於下乃天地

之心此正與元者善之長同理竊謂五常之仁猶四時之春至善醇醲不雜孟子指乍見之心為仁之端下即論非內交要譽而然蓋因乍見之真而可知其有仁也端云者萌芽端倪之謂也覺痛痒則非不仁則覺者所以驗乎仁有彼我心則為不仁則公者是仁之意思愛是仁之用恕是仁之施而樂山靜壽又乃形容仁之體段也程子氣類相合之言殊覺有味要須先以萬善之先名仁而後可以用工致力若所謂克己復禮如

見如承之類皆用功致力之道也要皆當一一剖析又不敢太成支離失其全體

以萬善之先名仁殊不親切且以所引易傳及四時之春者體之即見熹前所論統仁義禮智及四端而言者其分界限明而血脉通貫不必别立名字但要用功致力使真不失此心然後為得耳

答吕子約

承喻專看論語寖覺滯固因復看易傳及繫辭此愚意

所未喻蓋前書布此曲折已再三矣似已畧蒙聽察不知何為而復蹈舊轍也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却是不曾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為滯固耳至如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於此邪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鶩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為

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惟其不察於此是以未能專一而已有固必矜持之戒身心彼此實有係戀支離之病而反不自知其非又凡前後所言類皆瞻前顧後一前一却之論不曾坦然驀直行得數步此亦一箇大病根株恐

當痛下功夫刋削不可悠悠又只如此說來說去久之看得只似尋常也

答呂子約

修省言辭誠所以立也修飾言辭偽所以增也發原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辭意而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為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餂人脅肩諂笑以喜隨人之類皆有所為也曰鮮矣仁云者獨言巧令之人於仁或幾乎息而不敢謂之全無也

有所爲之説甚善但不敢謂之全無指意畢竟如何幸更喻及伊川先生觧中却云謂非仁也便如此直截説破意又如何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則程子包傳不習乎一語觧之矣所謂欺於己欺於師想是程子之意但祖儉竊謂傳不習乎亦須兼就不習而傳於人上說葢不習而傳則是中有未盡而與欺人無異也與上文同旨而傳習又所當省者故專言之如子夏後爲莊周之

類皆由傳之有所未習故流傳之久不能無弊觀老於西河之上氣味謂之講習之功全盡未可也惟曾子謹其所傳故至今無弊然彼以其富之言摽使者出大門之義說大人則藐之之訓其血脈貫通皆似有少傷和粹處信乎傳而習之為難也所謂傳非如釋氏半夜傳法之謂蓋在已有所未克則其動止之間不能無失苟時習之功有所未至流傳於後豈不有害

所論甚善未後注脚尤好但恐文意未如此耳恐當放下許多道理且平心看他文義向甚處去都不要將道

理向前牽拽他待他文義有歸著去處穩帖分明後却有箇自然底道理出來不容毫髮有所增損抑揚此處正好玩味也大抵先要虛心為要耳如禹無間然一段五峯說得甚好然近日細看恐聖人當日贊歎之時未有此意他似此者甚多

李先生之論蓋欲拯世人計較之病大要恐人思前算後遷就回互入於不誠不直而弗自覺知然人之資稟剛柔不齊則藥其所偏者又恐難一槩論止是要認得此意旨所發而於計較思算時常常點檢也

日用功夫固當縝密然覺得如此煩碎繳繞又似自縛殺了故先生之意大抵且要簡節疎目先整頓得大體是當然後却就上面子細點檢是亦學不躐等之意也

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為上篇之終既濟坎離之合未濟坎離之交故為下篇之終五行之運獨言水火又謂為成質何也

陰陽成質水火為先故洪範一曰水二曰火正蒙中亦有一段論五行次序說得分明可更檢看數學有乾坤

付正性於離坎之說似亦有理

日月陰陽之精氣向時所問殊覺草草所謂終古不易與光景常新者其判别如何非以今日已昳之光復爲来日將升之光固可畧見大化無息而不資於已散之氣也然竊嘗觀之日月虧食隨所食分數則光没而魄存則是魄常在而光有聚散也所謂魄者在天豈有形質邪或乃氣之所聚而所謂終古不易者邪

日月之説沈存中筆談中説得好日食時亦非光散但為物掩耳若論其實須以終古不易者為體但其光氣常新耳然亦非但一日一箇蓋頃刻不停也

二氣五行造化萬物一闔一闢萬變是生所謂五行之氣即雷風水火之運邪又即二氣之參差散殊者邪先儒謂物物皆具則人之氣稟有偏重者謂之皆具可乎或謂雖物皆具而就五行之中有得其多者有得其少者於此思之殊茫然未曉

五行之氣如温涼寒暑燥濕剛柔之類盈天地之間者皆是舉一物無不具此五者但其間有多少分數耳五音五色五味之類皆是也

鬼神之德蓋甚難知於此粗入思慮竟於體物不遺上看得未極分明於此不透故不自知而溺於釋氏處多明道答上蔡語謂向你道有來又恐賢問某討向你道無來你又恁生信得及每每於此思量乍得乍失近因相識有饋生鵞者欲殺之則甚不忍欲貨

之則取其利而殺其身恐有宪之之意常感於中此病
未睡覺然心知其無以理却之竟無有也雖曰以理
不已便入又因夜夢疑若有世間所謂鬼者欲出雖因果上去
却之然中心不無驚悸若此類則釋氏之説久久極
易惑人但先入者為主可以主張然非實曉亦安能
保也
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天
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而後有物者邪以此推之則

體物而不可遺者見矣著實見得此理則聖賢所論一一分明不然且虛心向平易分明處别理會箇題目勿久留情於此却生别種怪異底病痛也生鵞之論只以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孟子遠庖厨之義斷之便自直截

吴才老之論亦是一意然覺得未完吾必謂之學云者謂夫世人不知以是爲學而專以講論爲學也則以學文者謂夫世人不知修其當位之職而徒欲學

文也意各有當言各有指似難以未該徧論之

伯恭論得此意甚好謂才老之論不可謂不然但其發處有病耳誠然誠然今日兩端之論恐亦正坐此也但若論文義子夏所說終是倚著一邊豈亦矯枉過直而然邪

乾知大始程子云乾當始物乾以易知程子又云乾始物之道易似不以此知字為知崇及極高明之意當字如何形容

乾便是物之太始故以當字言之最為密切

䰟陽也屬天魄陰也屬地䰟氣歸于天體魄藏于地是也聚而復散者為䰟聚而不散者為魄魄非氣也精氣為物者合氣之聚而復散與夫聚而不散言也遊䰟者專指聚而復散言也來教謂體魄自是兩物未能深曉更願詳賜批誨

䰟陽而魄陰故䰟之盡曰散散而上也魄之盡曰降降而下也古人謂之徂落亦是此義林少頴云然今以聚而不散者為魄

恐未然體魄是二物精氣為物猶言魂魄為體爾以此推之更有曲折

仁者天下之正理此一語與仁意義如何

此是對下文禮樂而言非專以訓仁之名義也大率前賢語意寬廣不若今人之急迫令人見得些些道理便要鑴鑿開却正是心量小不耐煩耳近日甚覺前日說得恶模樣也然說得如此人尚不會况不說乎此又不可廢也

答呂子約

程氏葬說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墓以藏體魄也所謂安者何所指邪

正指體魄而言耳程子論此意思甚詳讀之使人惻然感動有此疑者豈非惑於莊生愛其使形者之論邪此異端之言賊恩之大者不可以不辨

上蔡以我視我聽等言以子絕四之㫖觀之終未免有我底意思雖與放而不知求者遠甚然其究極似

未平正也見於文句者每每有我底意思

五峯作復齋記云知自反而以理視此語無病如此所引非惟有我不平於下學切己功夫亦有任意而失理之病其流弊之甚多至於妄作

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

聖賢所言為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竪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傳不習乎據文勢章脈當以明道言為正

此等處義理亦兩通存之可也

程子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釋之曰義之

所包知也文意如何

程子說易字皆為易之書而言故其說如此但鄙意似

覺未安蓋易與天地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自指書

而言自仰觀俯察以下須是有人始得蓋聖人因易之

書而窮理盡性之事也近讀此書方見得一端緒非面

論不能既也

夏商損益繼周者亦必有損益盖氣運升降不容不爾特聖人能因時而不逆之耳

理大槩如此然非夫子告子張之意請更詳之

林放問禮之本歷考程子之言有曰飾實則失實故寧儉又曰儉則實所出又曰節文太過則和那些誠意都不見則儉近本而不可正名曰本也

禮正在恰好處泝而上之則儉爲本沿而下之則奢爲

未當以易傳之言爲正龜山發明得亦佳

生死者氣運往來之常也異端以有生爲幻而謂之無常是不明乎天地之性陰陽之本也

此說固然程子蓋言之矣

每事問程子謂雖知亦問欽慎之至問者問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于未誠謝氏之説聖人之心恐不如是　程子之意雖知其意味甚深然看得未分明

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

自有誠僞之别𤋮或人謂夫子爲鄹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

不以其道得去貧賤當如明道說若曰不以其道得貧賤則不去恐君子之心不如是也

明道說意甚密但文義似費力耳

近看得忠恕只是體用其體則純亦不已其用則塞

乎天地其體則實然不易其用則擴然大通然體用一源而不可析也故程子謂看忠恕二字自見相為用處而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此說甚善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大槩言人之心如是甚言此心無時不感而不可以不操也不操則感動於不善而失其本心矣雖曰失其本心而感處即心也故程子曰感乃心也而程子荅心有亡也之問又曰纔

主著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又云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盖寂然常感者心之本體惟其操舍之不常故其出入之無止耳惟其常操而存則動無不善而瞬息頃刻之間亦無不在也顔氏之子三月不違其餘則日月至政以此心之常感而易危故也

寂然常感者固心之本體也然存者此心之存也亡者此心之亡也非操舍存亡之外別有心之本體也然亦

不須苦說到此只到朱勾處便可且住也

答呂子約

示喻讀書用力之意甚善所謂收拾向裏固為急務但亦當虛以待之則心體自存善端自著不可一向抑遏安排也近作一文字正述此意錄寄伯崇矣亦屬轉以奉呈也謝說未安者多此類所論孝弟之說蓋本有不屑卑近之意故其言日用切身處往往多有此意思且如此章不以事親從兄為本分當然之事而持藉之以

為知仁之資則方其事親從兄之時其心亦不專於所事而又別起知仁之想矣往年與正字兄論知言中病痛亦多如此蓋其所授受有自來也却是呂與叔先生論民可使由之處意思極好昔侍李先生論近世儒佛雜學之弊因引其說先生亦深然之凡百但以此等意思存之便自平實至於近世專門之說蓋亦不必深論其失取其可取者焉可也

答呂子約

時復思繹之義如何長沙說中謂紬繹其端緒又何也又時習專以思繹為訓又何也

凡言學多指講論誦讀言之故以習為思繹長沙說不記云何紬繹端緒亦苦無異義也

學即行也所謂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意必有在中庸言博學又言篤行則學與行自是兩事

說樂之分如何所謂說在心政孟子理義悅我心猶芻豢悅我口之意但所謂樂主發散在外朋友之樂

蓋亦實見其可樂但比說為發舒耳謂之主發散在

外願明其說

謂之發散在外即是由中而出但樂字之義主於發散

在外而得名耳

謝氏時習朋來不慍一章意脈似與本章之旨不貫

所謂不必同堂合席謂之朋則於朋來而樂之意似

不切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既以不知者希為貴則

亦與人不知而慍者相去只一間耳非所謂不見是

而無悶者也

謝氏說多類此大抵過於高遠也

孝弟為仁之本程子謝氏之旨如何程子謂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盖以本立而道生也謝氏謂知此心則知仁盖以自是而仁可見是固然也却恐非為仁自孝弟始之意

只當從程子說近年論者多欲設為機械以求知仁其原蓋出於謝氏且若如其說則其事親從兄之際心亦

不專於所事矣

明道論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而又論守身守之本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乃誠孝也推此可以知為仁之本此意如何

明道因論事親又推本守身之意以明必如此然後為能事其親乃所謂孝子成身之義

其為人也孝弟自然和順慈祥豈復萌犯上之心況於為逆理亂常之事乎此蓋深言孝弟之為順德而

人道之根柢也自是而積習著察則為仁之道自然
周溥充大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而非過情違道之小仁也故曰本立而道生而
又贊之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若夫仁民而推
親親固曰無本然所謂仁民者亦必有甚不仁者矣
自仁民而推親親本不足辨然亦不必言必有甚不仁
者

巧令鮮仁尹氏之説為完程子直指為非仁何也詳

考程子辭意蓋直指修飾之為非仁欲學者深知乎仁與不仁之分故他有所未暇論也昨領來喻謂程子如此直截說破恐是此意否

程子固是直指修飾之為非仁而聖人本意初亦不兼持養者而為言也但聖人辭意舒緩程子恐人不會更向巧令中求其少有之仁故如此直說破耳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而不及傳不習乎一語何也前雖求教謂已燕釋之今却未曉

程子說傳不習乎是不習而傳與人是亦欺人之事故以忠信舉三省此句須更思之與謝氏孰長

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蓋爲弟爲子日用出入之實職曠此而徒區區於文義章句間抑末也程子謂非爲己之學意蓋如此然必曰學文者誠以未能著察而品節等差重輕緩急不得其宜則或有所害以此見周伯忱之說甚當謝氏盡孝盡弟以及乎親仁成己至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則看得學文頗輕

而說得入孝出弟之類一節便做成德似非本旨意
修弟子之職固所以為己然博學於文以明義理之歸
亦為己也洪慶善說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
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此意亦好
道千乘之國政與道之以德道之以政之道同道猶
導也與齊治之義别敬事而信以下或以為五者或
以為三者當從何說程子釋此章謂今之諸侯能如
是足以保其國矣非小子此也政以今之諸侯所以

導其國者不能如是也然否

分别道齊二字甚善此章當為五事然先後相因不可相無則亦一事而已程子之言固非小此盖以其畧故其言之若不足耳

程子謂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又謂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因此得求仁之方要須是從克已入程子論季路顏淵言志一段可見盖喜怒好惡之偏頃刻胡越霄壤之判如何得氣脉通貫本末連屬每覺於

至親上尚有物我處多况於他人乎直須是由身至家由家至外檢察消磨漸漸融通則庶乎仁矣前輩謂公近仁愛屬仁而魯論所謂己欲立達而立人達人為仁之方而孟子所謂仁者如射正己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反求諸己如此之類皆是欲人之求仁當自克治己私而入學者但當於此下手耳向者所謂以萬善之先名仁誠不親切

論性則以仁為本此只是泛說論義理則性中只有仁

義禮智而孝弟本出於仁論為仁之功夫則孝弟是仁中之最緊切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來喻雖善然非程子立言之本意也

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

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之推己而言指盡心之義

答呂子約

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然盖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别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於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

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鬬者之相捽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別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

答呂子約

向來所喻數條亦皆窮理之要今承喻及有不曉毫髮

之語此又范太史所謂小其所知以為不知之弊竊謂莫若因其所知者玩繹而推廣之自當有味不可捨此而別求恐轉益荒遠而終無得也此類猶是好高之病不可不警

答吕子約

示喻縷縷具悉但泛説尚多皆委曲相合恐更當放下且玩索所讀書依本分持養為佳耳陸子静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脱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

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

答呂子約

所喻日用功夫甚善然必謂博學詳説非初學事則大不然古人之學固以致知格物為先然其始也必養之於小學則亦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是皆酬酢講量之事也豈以此而害夫持養之功哉必曰有害則是判然以動靜為兩物而居敬窮理無相發之功矣大抵聖賢開示後學進學門庭先後次序

極為明備今皆舍之而自立一說以為至當殊非淺陋之所聞也

向示心說初看頗合鄙意細觀乃復有疑亦嘗竊與朋友論之而未及奉報今得所論益知向所疑者之不謬也葢操舍存亡雖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則道心之微便不外此今必謂此四句非論人心乃是直指動靜無端無方無體之妙則失之矣又謂荒忽流轉不知所止雖非本心而可見心體之無滯此亦非也若心體

本來只合如此則又何惡其不知所止而必曰主敬以止之歟近與一朋友論此錄以奉呈幸試思之復以見告昨日得欽夫書亦論此於鄙意亦尚有未盡者異時相見面論之筆札不能既其曲折也

答呂子約

所示內外兩進之意甚善此是自古聖賢及近世諸老先生相傳進步真訣但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又為他說所搖復為省事欲速之計也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

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
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
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操舍存亡之
說諸人皆謂人心私欲之為乃舍之而亡所致却不知
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亡出入皆神明
不測之妙而於其間區别真妄又不分明兩者蓋胥失
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測之所為而其真妄邪
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

答呂子約

來書所喻程門議論鄙意正謂如此此或問之書所為作也但掎摭前賢深負不韙之罪耳管仲之喻甚正但以夫子之言考之恐無此意程子之意葢欲主張名教而以為夫子許其不死却不如以為存而不論之可畏也試更思

答呂子約

叔度忽為佛學私竊憂之前嘗因書扣之今此書來不

答所問但云實病難除實功難進不敢容易言之而已如此則是以為求進實功除實病必求之釋氏然後可而吾聖賢立言垂訓與吾黨平日講學存養皆容易之空言也叔度所見不應如此此盖不欲人之議己而設此以峻却之耳區區雖欲再進其說而已覺難於發口然鄙意猶有未能已者願子約從容自以己意言之勸其且讀論語看諸先生說而深思之以求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即是天地之心思而得之則實理可見而實病可

除實功可進初不待求之釋氏之言矣且求之釋氏却是適越北轅却行求進此區區所以深惜叔度平日之用心而不欲其陷於此也頃在靜安見其議論之間每不欲人攻釋氏之非私心固已疑之今果如此盖本其平日用功只以博學力行為事而未嘗虛心平氣熟玩聖賢之言以求至理之所在故其弊至於如此熹恐伯恭亦不得不任其責不知其間此消息以為如何然熹之愚猶竊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間恐其未免有陰主釋

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於此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審其是不可含糊隱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聚討論只欲閉門劇讀以必其自得故人自為學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

答呂子約

所喻數條足見玩理之深然論孟兩說恐看得太幽暗

支離了所謂欲密而反踈者須更就明白簡約處看一句只是一句截斷兩頭都無許多枝蔓方是真實見處也太極諸說亦未見端的處又所謂萬化未嘗止息者是矣然却為甚於復然後見天地之心邪請更下此一轉語如何如何

答吕子約

前書所喻原憲一條似於鄙意有未安者而來書云云支蔓繳繞只如舊日更望詳細思繹勇猛掃除庶於正

大光明之域有進步處也

答吕子約

所論江西之弊切中其病然前書奉告者非論其人也乃論吾學自有未至要在取彼之善以自益耳謂彼全無本原根柢則未知吾之所恃以為本原根柢者果何在邪幸更思之復以見教

答吕子約

熹衰病如昨無足言者暇日自力觀書惟覺聖賢之言

意味深長儘有向來見不到處若於子約所謂經史貫通之妙則未有得也然既曰千里一曲則便不如且就不曲處理會之為愈且如史記禮書篇首四言恐只是大槩說道理如此豈為秦漢把持天下而設且既曰把持天下矣則又豈有不由智力而致者邪此等處恐是舍却聖賢經指而求理於史傳故只見得他底高遠便一向隨他脚跟轉極力賛歎他若看得聖賢說禮樂處有味決定不作此見兼謂其為秦漢而發此四言亦恐

反說低了他意思也讀詩諸說乃是詩小序說非詩說疑亦是從前太於世變一事留意得重故只見得此意思大率向外底意思多切己底意思少所以自己日用之間都不得力前書因論陸子靜處及說韓岩時話似已詳說此病奈何都不見察至今日然後始覺身心欠收拾乎兼此語前此已屢聞之恐今日所覺亦未必是真覺也所謂秦漢把持天下有不由智力者乃是明招堂上陳同甫說底平日正疑渠此論未安不謂子約亦

作此見為此論也大抵讀書寛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而精密詳審者又有局促姦巧之病雖云人之情偽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了近年此風頗盛雖純誠厚德之君子亦往往墮於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區區常竊憂之而不願子約之為之也子約何不試取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書讀之觀其光明正大簡易明白之氣象又豈有如此之狡獪切害處邪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

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子約思之如何

大事記尚有第十一卷半卷未寫今附元册去幸為寫足附來不須裁截裝背却恐與前後册大小不同也此書固佳然昨看論張湯公孫弘處亦不能無疑也

答吕子約

前書所喻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却為大

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内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為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

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語）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
以聖人之教為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
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
為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為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
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
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邪前書
所示中庸詩頌西銘等說皆極精密意者後書所謂不
能下心細意特一時憤激所發耳如其不然則不能下

心細意於孔孟乃能下心細意於遷固何邪此則尤非區區所素望於賢者不敢不盡所懐也禮樂之云前此只恐未必史遷有此意耳正使有之乃是狹禮樂動化之權以為智力把持之用學者所以謹於毫釐之差而懼其有千里之繆者正為此耳今不之察而遂指人欲為天理吾恐其不止於議論之小失而且為心術之大害也阡陌二字熹前說亦未是當如風俗通後說乃為得之蓋阡之為言千也陌之為言百也遂人徑是百畆

之界涂是百夫之界而二者皆從即所謂南北之陌畛是千畝之界道是千夫之界而二者皆横即所謂東西之阡盖二字名義本以夫畝之數得之決是井田舊制所本有若曰秦始為之則決裂二字牽彊説合費氣力而無文理且井田既有徑畛之制而秦人去之則又何必更取東西南北之正以為阡陌然後可以静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哉此細事不足辨或恐有助於古今事變之學耳撽録新書近方看得數卷大抵是用長編添修

然亦有不盡處長編亦據曾布蔡條為多此二書雖無狀然亦見其不可掩者禍敗之釁豈偶然哉讀之令人憤鬱殊損道心也同父事解後得書亦甚吸吸前此蓋已作書慰勞之勸其因此一洗舊轍斂就繩墨若能相信失馬却未必不為福耳此事向來朋友畏其辯博不究其是非而信奉其說遂無一言及於儆戒切磋之意所以使渠至此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子約既敬之於此恐不可不盡情也叔晦必且家居待除象先呈身之

說恐是且欲揚此虛聲以避守高之嫌然亦不必如此也李和聞亦不為久計相見勸其早歸亦是一事渠却甚歸心恭兄教誨與他人不同也誠之恐難說話蓋本是氣質有病又被杜撰扛夯作壞了論其好處却自可惜也恭兄文字狀子已投之當路如醉如夢面前事尚不能管得何可望以此等但近日百怪競出不可禁遏又甚於前此既無可柰何但當修其本以勝之早為收拾平生文字訓說之畧成書而可傳者著為篇目而公

傳道之則彼託真售偽者將不禁而自息矣若但築堤堙水決無可救之理也

答吕子約

熹再叨祠禄遂為希夷法眷冐忝之多不勝慚懼今年病軀粗覺勝前時但心目俱昏不堪繙閲深以為撓耳所喻向來立論之偏近日用功之實甚慰所望兩卷所論皆精義也其間亦有鄙意未合處具之别紙幸更思之或猶未安却更反復極論以歸至當乃佳耳同父後

來又兩得書已盡底裏答之最後只問他三代因甚做得盡漢唐因甚做得不盡見頓著聖賢在面前因甚不學而必論漢唐覔他好處并文中子一併破除一語似頗痛快著題未知渠復如何做轉身一路也可因書扣之令録去此無人寫得也兩書皆引惟精惟一者是來書亦於智力二字必竟看不破放不下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義賓中之主鐵中之金若苦向這裏覔道理便落在五伯假之以下規模裏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拔本塞

原斬釘截鐵便是正怕後人似此拖泥帶水也熹嘗論此間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淆訛在甚麽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史遷固非班范之比然便以為學者於此不可有所未足而欲專就此處尋討道理則亦陋矣公謹前日一二書來問所疑覺得却似稍通曉勝往時也此一等人不能談王説霸然終是慤實謹厚是這一邊人

鄙意近來覺得只愛此等人也兩卷之説今亦不能易紙仁字固不可專以發用言然却須識得此是箇能發用底道理始得不然此字便無義理訓釋不得矣且如元者善之長便是萬物資始之端能發用底本體不可將仁之本體做一物又將發用底别做一物也平旦之氣以下一節譬喻得不甚相似至以元氣淋漓星斗清潤為利貞之象亦不可曉合而言之一句文意亦似未安大抵仁之為義須以一意一理求得方就上面説得

無不通貫底道理如其不然即是所謂儱侗真如顢頇佛性而仁之一字遂無下落矣向來鄙論之所以作正為如此中間欽夫蓋亦不能無疑後來辨析分明方始無說然其所以自為之說者終未免有未親切處須知所謂純粹至善者便指生物之心而言方有著實處也今欲改性之德愛之本六字為心之德善之本而天地萬物皆吾體也但心之德可以通用其他則尤不著題更須細意玩索庶幾可見耳求其放心與克己復禮恐

亦不可分為兩事蓋放却心即視聽言動皆非禮非禮

而視聽言動即是放却心此處不容更作兩節令所論

却似太支離也養氣一節只說得程子意若論孟子門

庭指意又却不然至大至剛只合四字為句以直養而

無害此直字便是上文縮字下文義字孟子之意只是

說每事做得是當即自然無所愧怍意象雄豪所以雖

當大任而無所畏懼耳推其本原固未有不立敬而能

集義者然此章之意則未及夫敬字也此自程子門庭

功夫因此說出來耳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指著卦而言之推之天下萬物無一不如此者初不為心而發而遂不可以言性也五峯議論似此拘滯處多惜乎不及其時而扣之反復究窮必有至當之論也孝悌則心下心下則此心溥此意甚巧然却走了孝弟二字親切本意若但如此則只卑巽兩字亦得不必云孝弟矣此蓋本因立下仁人心也四字要得貫穿許多去處道理又怕惹著愛字故不免有此牽彊似不

心如此却只成立議論做文字也未知焉得仁文義句讀恐亦不如此若如此說則前所謂不知其仁等句又作如何說耶程子所謂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止是贊歎仁字之言非是直解字義如云仁者天下之正理此亦只是包涵在内不可便以此為盡得仁字之義也

正顏色斯近信矣蓋謂學者平日心不誠實則雖正顏色而不免於欺偽如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故以正顏色而能近信為貴耳亦非如來示注中所云也論語所

記有失無失須見到夫子地位方判斷得今此所論亦侏儒之觀優耳吾人但當玩索涵養以到為期自不必如此預先安排此等閑議論無益於學也所過者化程子於易傳中引之五　革九五　及其語錄中說似皆以為身所經歴處人化其徳此意平實亦與上下文意相應似不必更為他說若論人心本虛事物過了便無朕迹却自不妨有此理也凡此數說不知賢者以為如何如有未安幸更反復也

答呂子約

自頃承書有専介存問之約日望其至忽得郭希呂書聞嘗感疾不輕甚以為慮而無從附問但切懸情前日使至忽領手書未及發視亟問來人知已無他憂疑頓釋既而細讀乃審向來疾證誠亦可畏今幸平復而又自能過意調攝尤副所望比日竊惟體候益佳健矣但來書以為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

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況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飢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今既能以前事為戒凡百應酬計亦例加節嗇然區區之意於此猶不能忘

言吏祝深以門户道學之傳為念幸甚幸甚枉尺直尋

素未嘗以此奉疑也但見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

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趁時狥勢馳騖

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為子約

惜實為伯恭惜又重為正獻滎陽諸公惜也漢唐本體

只是智力就中有暗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之却無過

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正道

正理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為有徵也

設若接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説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陳正已書來説得更是怕人今錄所答渠書去幸一觀此尤可為歎息也仁字之説論之愈詳愈覺迷昧然竊恐所謂秖就發用之端而言則無由見仁之本體只此一句便是病根也蓋孟子論仁雖有惻隱人心之殊程子於此亦有偏言專言之别然若實於

惻隠之偏言處識得此人心專言者其全體便可見今只為於此認得不真故不能有以識其全體乃欲廣大其言以想象而包籠之不知言愈廣大而意愈不親切也程子之言惟穀種一條最為親切而非以公便為仁者亦甚縝密今乃反皆不認而必以易傳偏旁賛歎之言為直觧字義則不惟不識仁亦錯看了易傳矣克己復禮前説已得之却是看得不子細誤答了今承再喻愈詳密無疑矣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虛心熟讀孟

子本文未可遽雜他說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却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間方為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混看則下梢亦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經說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纔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又非義襲而取之句內亦

未見外面尋義理之意請更詳之横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且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蓍卦而言蓍卦何嘗有思有為但只是扣著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為神耳非是别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曾子告孟敬子三句不是說今日用功之法乃言平日用功之效如此看得文義方通來喻糾紛殊不可曉也不知其仁之說恐未安且未論義理只看文勢已自不通若更以義理推之尤見乖戾矣盖知自是知仁自是

仁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著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為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之而已也若謂未知者做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則諸人者又恐未能所為皆是固未暇責其察夫理之所以然也

答吕子約

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

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
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
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
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
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
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
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
遠不得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答呂子約

所論為學之意比向來儘正當矣但所謂省節視聽及閑得心地半時便是半時功夫者却似微有趣靜之偏所謂鬼神雖無形聲可求而須著視聽者又似推求考索之過由前之說且可為目前養病之計而非所以為學由後之說則不惟義理有差而亦非所以休養已憊之精神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四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炎

謄録監生臣高應龍

晦庵集卷四十八

宋　朱子　撰

書問答 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吕子約

聞後來有來依講席者敎學之功交相為助政自不惡但所論經指頗覺支蔓如云維清一篇又周禮之所寓此等議論又支蔓之尤甚者只似時文如此即我將亦周禮之所寓矣大皥阜陶之祀一旦廢絶固足以見世

衰道喪之徵然其未泯則於世道却未能大有所扶助如胡致堂兄弟極論關雎專美后妃之不妒忌而以獨孤亡隋為證熹嘗論之以為妒忌之禍固足以破家滅國而不妒忌之美未足以建極興邦也此等處恐皆是道理太多隨語生解要須滌除令胸次虛明直截然後真箇道理方始流行不至似此支蔓勞攘徒為心害有損無益也詩說鄙意雖未必是然看子約議論如此自是無緣得契合更請打併了此一落索後看却須有會

心處也

答呂子約 丁未七月三日

示諭維清須句二義既是真實見得足以自信則亦何待他人之言但鄙意覺得此般偏旁寄搭議論無光明正大氣象終不甚喜聞故前此輒爾獻疑而今雖承誨諭之悉竟亦不能深曉也戰國時秦趙出伯益齊出舜楚出祝融魏出畢公燕出召公韓亦姬姓之國此獨非聖賢之後邪又有一事向讀元城譚錄論劉壯輿字畫

處嘗疑其言之過以今觀之則似信而有徵者不審明者以為何如公謹之言不記云何來喻云云得無有尤人之意邪

答呂子約九月十三

日用功夫不可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鄉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來喻拈出劉康公語甚善甚善但上面蹉却話頭恐亦是義理太多費了精神故向裏時少耳詩說

久已成書無人寫得不能奉寄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
不讀詩故自度其說未易合而不寄耳謂變風止乎禮
義其失甚明但若只以小序論之則未見其失耳讀古
人書直是要虛著心大著肚高著眼方有少分相應若
左遮右攔前拖後拽隨語生解節上生枝則更讀萬卷
書亦無用處也易書似已納去何為未見恐此誤記後
便喻及却納去此亦是見近日說者多端都將自然底
道理穿鑿壞了固不得已而出之耳聞子約教學者讀

禮甚善然此書無一綱領無下手處頃年欲作一功夫後覺精力向衰遂不敢下手近日潘恭叔討去整頓未知做得如何但禮文今日只憑注疏不過鄭氏一家之說此更合商量耳齋中見作如何理會必有一規模様幟因風幸示一二也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答呂子約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爲恨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即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判決之助今又失此機會極令人悵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

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答呂子約

示諭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為有益若只似日前大飡長啜貪多務速即不濟事耳灑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既失之於前矣然既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難入須要有以使之内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為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

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即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

答呂子約 十一月二十七日

子合到此亦略能言彼中相聚曲折云子約頗訝熹書中語太峻不記是何事若只是說易處則來書又有權術及伯恭心迹未明等語殊不可曉竊恐今亦不須如此支蔓只且做一不知不會底人虛心看聖賢所說言

語未要便將自家許多道理見識與之爭衡退步久之却須自有箇融會處蓋自家道理見識未必不是只是覺得太多了却似都不容他古人開口不覺蹉過了他說底道理耳至如前人議論得失今亦何暇為渠分疏且捄取自家目今見處是要切事若舍却自己又捄那一頭則轉見多事不能得了矣前日借得荆公日錄閒看其論某人但能若古未能稽古此等說話想平日已知其失而笑之然不知其病所以至此者亦只是道理

太多不得聖賢言語中下一兩箇閒慢字便著緊說出許多道理來楦塞得更轉動不得只此便是病根未論所說之邪正得失也所論易是聖人模寫陰陽造化此說甚善但恐於盡其言處未免多著道理說煞了耳此非面論未易究竟然向於啓蒙後載所述四言數章說得似已分明卒章尤切不知曾細看否幸試考之有所未安却望見教也對班在何時今日極難說話而在疏遠爲尤難不得且只收斂得人主心念不至大段走作

是第一義其他道理非不可說只恐說得未必應急救病耳若此處不下功夫便要翻騰拆洗了安靜和平底家計做艱難辛苦底功夫恐尤不相當耳禮書已領但喪禮合在祭禮之前乃是只恐不欲改動本書卷帙則且如此亦不妨也但士庶人祭禮都無一字豈脫漏邪若其本無則亦太草草矣鄉人欲者甚多便欲送書坊鏤版以有此疑更俟一報幸早示及也恰寫至此忽報已有農薄之命此亦可喜但不知不蹉却對班否却恐

釋奠祭器等文字又因循也然舊同官有可語者得更叮囑之尤佳幾道且得改秩亦是一事其弟在此亦佳台州又有一師鄭者在此亦儘知用力不易得也子欽恨未識面寄得禮圖來甚精未暇細考此却好一員禮官也但說易亦多瑣碎穿穴耳十弟事不知竟如何令日一箇風俗如此不知士大夫是何等見識也別紙數事皆切中其病如偏執瀾𨂂貴氣之云尤是親切一種樂因循者已不足言其有作為之意又有此病豈天固

不生材於今日邪前日因饒廷老去嘗寄聲痛箴之不知能聽受否奉常差彊人意但覺亦欠子細商量甚恨前此匆匆不能甚款也其可喜處却是簡潔而不支蔓故力專而勢不分又沈静而有思量故機圓而語有力若安排得在要地須儘可望也叔昌必已之官同父為況如何煩亦謀所以善後之計否因書幸痛箴之此却是箇改過遷善底時節幾會所謂乃今可為者正謂此耳切告留念

答呂子約

示諭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捉處也

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尋討他也

答呂子約

所示日用功夫大慰所望舊讀胡子知言答或人以放

心求放心之問怪其覼縷散漫不切當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嘗恨學者不領此意今觀來論庶幾得之矣所論必有事焉鳶飛魚躍意亦甚當孔子只說箇先難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為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處耳知得如此已是不易更且虛心寛意不要回頭轉腦計較論量却向外面博觀衆理益自培殖則根本愈固而枝葉愈茂矣若只於此靜坐處尋討却恐不免正心助

長之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子之見矣亦可戒
也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
說得雖淺却别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為先儒
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功夫
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教空蕩蕩地不要
留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
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
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為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

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且如向來主張史記時變之學以近日都人觀美出涕沱若之章觀之亦可見其流弊之所極矣此乃前人有醇德而無虛心之弊反為所誘以墮一偏之見今日子弟欲發其所長而覆其所短正在專於自己分上公聽並觀打破前來窠臼乃可以發明前人本來心事之正而使學者戒其所偏此在子約比之他人又有此擔負尤不可以不勉也

答呂子約

誨諭工夫且要得見一箇大頭腦便於操舍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我手裏不是漫說求其放心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

入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静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懥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茍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歴歴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

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
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謾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
縱使彊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邪
愚見如此敢望指教省驗一作有驗
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操存久則發見多放舍甚則日滋長此二句甚好
誨諭胡子知言舉或人以放心求心之問怪其覶縷
散漫不切當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
矣某竊謂或者之問元不識心體所對雖欲使人察

夫良心之萌裔致操存之功然説得驚惶不縝密便是用功處未到恐方説時亦未免是放也自家所知固有廣狹淺深處然曾云省察則是我元初者非我元初者真妄客主亦豈不識箇體段模樣操存稍熟則省察寖精省察寖精則操存愈固昨之所謂非放者今猶覺其為放昨之所謂相近者今猶覺其尚遠近看遺書説修辭立其誠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又説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

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此語方是不覼縷散漫自覺用力雖未能勇敏然實欲從事於斯也又嘗深自體驗固是知其放而求之期不放然其間幾多艱難曲巧方其志不勝氣其為抑遏掩蔽心固知之如醉中知醉而未醒夢中知夢而未覺非澄治平帖亦未易遽存及其身心向裏有頓放處非不是我來為主然浮念忽起病根隱然又思乎此也方有端緒他思便來間之展

轉牽引把捉不住近得一法於致思之時而思慮忽起若所當思也則便以筆識之不使之累吾心然亦難槩論蓋適有所感當便尋繹則只得放下元初所思却致思乎此若非所當思也則當深省而消去之亦頗有效驗第於主一功夫未至不能如程子所謂使他思時方思然且得隨力量如此存察更望指教

此意大槩亦好但太支蔓不直截不覺却將此心放了恐當一切掃去且將所代五峰一語早晚提撕令有箇

要約處乃佳不然又似程子說温公為中所亂矣

誨諭謂必有事焉鳶飛魚躍孔子只說箇先難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為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某竊謂此箇義理固是自家元有底無少無剩初無差異然亦須實見到這裏不可少有鶻突聖賢設教固不越於下學而上達然著書立言必有不容已者如鳶飛魚躍子思雖以上下察為言固已示諸人然非得伊洛諸君子再

拈掇出來如何理會得是子思吃緊為人處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既說得親切與我相應又曰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魂則又恐人將此玩弄走作以為神通妙用却入私意却成助長却失了元初本有底其為害又不特入於語險而已大抵窮理工夫若不能認取則非我所及者皆為涉虛若能認取則一動一靜天理流行莫非無極之真也

程子又云勿忘勿助只是養生之法不識怎養生此語極善蓋識箇主腦則勿忘勿助而無害非勿

忘勿助是本體於勿忘勿助之間認取本體也此全在學者於己分上實自體認方信得聖賢之言先儒之論都是將實得者說與人不是說分外事顧我之領略淺深何如耳敢望

誨示

此段看得亦未親切須知必有事焉只此一句便合見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方要於此著意尋討便窒礙了如說先難只此二字已見得為仁工夫然於此處才有計較便夾雜了故才說上句便說下句以急救之如方

安頓一物在此又便即時除却是非教人先安排此有事勿正之兩端而就其中以求之也

誨諭謂只於靜坐處尋討却恐不免助長之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氏之見其自顧渙散之久近稍收拾粗有靜養工夫然工夫淺薄客慮猶多雖未至便有此病然亦豈敢不常自警省也兼亦自覺未墮釋氏之見者盖釋氏是從空處求吾儒是自實處見喜怒哀樂之未發初非空無寂然不動本皆完具

釋氏於此看得偏闕所以隨在生病又元者善之長

底意思釋氏既不識元絶類離羣以寂滅為樂反指

天地之心為幻妄將四端苗裔遏絶閉塞不容其流

行若儒者則要於此發處認取也近看周子動而無

動靜而無靜之語頗有所省夫動而無動則喚不有

止靜而無靜則喚不森然此雖非天下之至神不能

與於此然一動一靜之本體盖元如是因此靜存動

察既無交互亦不落空今所慮者非在於墮釋氏之

見乃在於日用之間主敬守義工夫自不接續而已若於此能自力則敬義夾持此心少放自不到得生病痛也所見如此更願指誨

此正如明道所說扶醉人語不溺於虛無空寂即淪於紛擾支離矣

誨諭讀書如論語孟子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别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為先儒穿鑿所壞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

一種功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教空蕩蕩地不要留先儒一字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義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某深惟訓誨真可謂直截指示雖非某所及未能言下即承然敢不黙會此意弟有所欲論辨當吐露者亦不敢不詳陳之某往者讀書有時自驗於會心處固有不待注釋訓說而見得明白然此心稍有蔽虧即便忘失且又閱理不熟大指精

義弗能致察若非自生意見即便讀過不覺終歸之因循鶻突而已日來豈敢以為能讀稍能收拾身心有箇主腦義理之實漸漸相親玩索先覺所說時時有契于心反復讀之其于本文本義固能打疊到空蕩蕩田地然於用意深處漸能進其所知隨其文義亦各略見所說着落因此見得讀書之法固是要見得立言本意不要繳繞支離然須是自有工夫使義理來相浹洽方能與書相應若與書相應始能善思

通其精微而意味無窮雖當讀時固不可先留舊說在胸中然虛心平氣待其自見有意要掃去他亦不得茍要掃去則又是我底意見亦未必是真實指義也如讀易只以程子易傳為主非不知象占為不可廢然文王夫子作彖象文言大傳所發明者却不在於象上直是要人得其辭以通其意其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間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詞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其

曰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曰乾坤為易知諸卦為難知今學者不求諸象占固有所闕然學有本末若未能玩索乎此而欲求之於象占則於程子備於詞在其中之意不能無失也又自孟子後易書非不以象占而傳然非所謂自秦而下其學不傳者果何所指邪雖所見如此然先生謂又是一種工夫則殊未詳更望指教也

大凡讀書須是虛心以求本文之意為先若不得本文

之意即見任意穿鑿如說會心處之類正是大病根本

如易之詞乃是象占之詞若舍象占而曰有得於詞吾未見其有得也此皆過高之弊所以不免勞動心氣若只虛心以玩本文自無勞心之害

誨諭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思尋討也某深味此語固是恐人添箇意思尋討然覺得下語自傷於快竊謂仁固難名以覺名仁而覺非仁也以愛名仁而愛則屬

情也以公名仁特近仁耳亦難指公為仁也先生謂仁者愛之理別出性情最為明白然程子公而以人體之意則於公字上兼愛之理意思言之蓋公雖近仁然又須實下工夫物物皆體若有扞格各不相貫屬便有未仁若只是說箇公字便此理自流行却欠却體仁工夫也又近看南軒先生復卦賛有云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脈絡流通及近來玉山所刻先生講

說於程子所謂偏言之則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雖未能昭晰然却見得此意脈分明其曰偏言則本末次第不可以混言其曰專言則莫不始於此本於此而皆一貫也孟子論乍見孺子怵惕惻隱之心便說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仁無羞惡之心非義無辭讓之心非禮無是非之心非智其只舉惻隱一端發見處示人餘三端更不一一拈出夫豈有所略哉蓋此乃良心苗裔發見最先處乃天地之心萬物之元

必自此而後流行不息亨而利貞則是章雖曰偏言

而所謂專言之者亦不離此矣

仁是本來固有之理不因公而有特因公而存爾如溝

渠窒塞故水不通流去其窒塞則水流矣水固不因去

塞而有然亦非既去其塞而又别有一段工夫使水流

通也以此推之所論之得失自見矣又論偏言專言處

語意未瑩使人難曉

答吕子約

代語之喻甚善妄爲此語今已是十餘年每以告人無領略者今乃得子約書知其爲切要之語始有分付處也但前日張富歸所惠書所論或問中語却似未安請且自反於心分别未發已發界分令分明却將册子上所說來合看還是如此否自心下看得未明便將衆說回互恐轉生迷惑斷置不下也且如子約平生還曾有耳無聞目無見時節否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

亦不聞其告語之聲矣故前旒黈纊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都無聞見也所謂王乃在中尤無交涉讀書最忌如此支蔓況又平居無事之時乎故程子云若無事時耳須聞目須見既云耳須聞目須見則與前項所答已不同矣又安得曲為之說而强使為一義乎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為純坤不為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為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

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若懷一點偏主彊說意思即方寸之中先自擾擾矣何緣能察得彼之同異邪

答呂子約

所示四條其前二義雖有小差然猶不至難辨各已略報去矣至於未發浩氣二義則皆雜亂膠轕不可爬梳恐非一朝之辨所能決本欲置而不論以俟賢者之自悟又恐安于舊說未肯致疑不免略啓其端千萬虛心

垂聽不可一向支蔓固執只要彌縫前人闕誤不知却
礙自家端的見處也盖今所論雖累數百言之多然於
中庸但欲守程門問者之説謂未發時耳無聞目無見
而已於浩氣之説但欲謂此氣元是配合道義而成無
道義則氣為之餒而已其他援引之失皆縁此文以生
男義自為繁冗若一一究析往復不已則其説愈繁其
義愈汩而未必有益故今奉勸不若只取子思孟子之
言虚心平看且勿遽増他説只以訓詁字義隨句略解

然後反求諸心以驗其本體之實為如何則其是非可以立判若更疑著則請復詳論之夫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之問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即自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即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為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不

能言下領略切己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間無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却引惹他致他如此記錄前後差舛都無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為非亦且合存而不論今却拘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為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彊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為未發而又不

可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粗
發其端今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
耳聞目見三事較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盖心之
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
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
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
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
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

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邪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譏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若氣配道義則孟子之意不過曰此氣能配道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不充而餒然耳此其賔主向背條理分合略無可疑但粗通文理之人無先入偏滯之説以亂其胸次則虛心平氣而讀之無不曉會若反諸身而驗之則氣主乎身者也道義主乎心者也氣形而下者也道義形而上者也雖其分之不同

然非謂氣在身中而道義在皮外也又何嫌於以此配彼而為崎嶇詰曲以為之說曰道義本存乎血氣但無道義則此氣便餒而止為血氣之私故必配義與道然後能浩然而無餒乎語勢不順添字太多不知有何憑據見得如此若果如此則孟子於此當別有穩字以盡此意之曲折不當下一配字以離二者合之之本形而又以氣為主以倒二者賓客之常勢也且其上既言其為氣也以發語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

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餒然矣若如來喻以是為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即氣為之餒則孟子於此亦當別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也且若如此則其上本未須說以直養而無害其下亦不須更說是集義所生矣今乃連排三句只是一意都無向背彼此之勢則已甚重複而太繁冗矣而其中間一句又如此其暗昧而不分明如此其散緩而無筋骨依以誦說使人迷悶如口

舍膠漆不可吞吐竊意孟子胸中明快洒落其發於言語者必不至於如此之猥釀而紕繆也又況來喻已指無是而餒者為浩氣於前矣其後又謂無道義則氣為之餒而但為血氣之私不亦自相矛盾之甚邪若程子之言則如以金為器積土為山之喻皆有不能使人無疑者來喻雖亦不敢據以為說然其所慮恐為二物者亦程子之常言今又不察其施安之所當而冒取以置於此也其他分別血氣浩氣小體大體皆非孟子正意

而妄為離合却自墮於二物之嫌原其所以只因配義與道一句不肯依文解義著實平說故須從頭便作如此手勢翻弄乃可以迤邐遷就委曲附會而求其通耳孟子言無暴其氣而釋之曰氣體之充又言其為氣也而指之曰無是餒也是數語者首尾相應表裏相發其所指者止一物耳今必以無暴者為血氣而其為氣者為浩然而又恐犯二物之戒故又為之說曰浩氣不離乎血氣徒為紛擾增添冗長皆非孟子之本意也　今亦不暇悉數以陷於來喻之覆轍然只如此說已覺不勝其冗矣幸深思之且以自己分上明理致知為急不須汲汲以救護前輩為事

蓋其言之得失白黑判然已不可捄救之無及又況自家身心義理不曾分明正如方在水中未能自拔又何暇救他人之溺乎但所云未發不可比純坤而當為太極此却不是小失不敢隨例放過且試奉扣若以未發為太極則已發為無極邪若謂純坤不得為未發則宜以何卦為未發邪竊恐更宜靜坐放教心胸虛明淨潔却將太極圖及十二卦畫安排頓放令有去著方可下語此張子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如決不以為

然則熹不免為失言者不若權行倚閣之為愈不能如此紛拏彊聒徒費心力有損而無益也

答吕子約

張元德訓道為行固為疎濶子約非之是也然其所説行字亦不為全無來歴今不就此與之剖析而别引程子沖漠氣象者以告之故覺得有墮於窈冥怳惚之病程子所説乃因對義而言故自有歸着而不為病　而所以破其説者又似彼東我西不相領略此乃吾之所見自未透徹未免臆度籠

畢而强言之所以支離浮汎而不能有所發明也若如鄙意則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荅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沖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沖漠氣象等說合而折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

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為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為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為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為道之體天下達道五為道之用也元德所云道不能以自行以下自無病而答語却説開了其説自是好語但答他不着爾今更為下一語云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且試屏去他説而只以此二句推之若果見得分明則其他説亦自通貫而無所遺也

答呂子約

所以不以元德以道訓行為然者盖以道為行則道非行字所能盡又須以所以行者言之則毋乃欲一而反二乎故以程子道有沖漠氣象告之欲渠深探夫峻極之體而黙識夫無聲無臭之妙則自知非行之一字所能盡若謂當行之路則恐秪可言達道耳於論道之原則恐難如此著語也形而下即形形而上者易傳謂至微者理即所謂形而上者也至著者象

即所謂形而下者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則雖形而上形而下亦只是此箇義理也

元德所說之病前書盡之如來喻之云却攻他不著恐是只見自家底是於鄙論却未深考也謂當行之理為達道而沖漠無朕為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不謂子約見處乃只如此亦無怪也他說之未契也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沖漠無朕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沖漠無朕也至於形而上下却有分別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

方說得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得無間若只是一物却不須更說一源無間也

元德訓道爲行便似來義訓學爲義理之藴一般一則以所能爲能一則以能爲所能也佛書有能與所能之說能謂人所做作所能謂人所做作底事其分別文義亦甚密如道即所能之謂學即所謂能也如今小兒屬對看花折柳看與折字是能花與柳是所能此不可亂也此等倫類尚不能通是乃心意大段麤在豈能及其深微之奥邪

答呂子約下論語雜論同

所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子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為知所考信者邪

太史公之洋洋美德即蘇黄門之騶虞竊脂覿其下文全書不知還撐柱得此數句起否學者於聖人之道徒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者往往類此王介文

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亦只是此等語耳豈可以此便為極摯之談而躋之聖賢之列屬以斯道之傳哉以此等議論為極至便是自家見得聖賢道理未曾分明被他嚇倒也以史遷能眡卜式與桑羊為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為深知功利之為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者又何謂邪

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

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信于孔子之言邪

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為譏弘之不足為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

所示數條不暇悉辨若以馬遷與班固並論則固不無優劣而其書數十萬言亦豈無好處但論其大旨則蘇氏兩語恐史遷復生不能自觧免也今乃諱其所短暴

其所長以為無一不合聖人之意推尊崇奬至與六經比隆聞有議其失者則浡然見於詞色奮拳攘臂欲起而扔之一何所見之低矮耶此事不唯見偏識淺去取差謬為明眼人所笑亦至犯子惡苗碩之戒大為心術之害不可不知

論語一本復下無有字外下無則字

學之為言盖指義理之蘊至于感孚而復有講習相滋之説自夫始學而所願者外則其本已虧矣謝氏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觀聖人立言之旨有

不在于彼者尹氏學在己知不知在人微有立我之病

以義理之蘊訓學字恐非字義不成文理後不重章更有說感孚之說與所願者外意似相反且程子於朋來之樂何故不如此說恐更當細思之尹氏說未見立我之病此章是說初學入道之門未須大段說得玄妙也

鮮則和順積諸中者未厚所積者既厚其於逆理亂常之事可以保其必無也

犯上之過小作亂之罪大故其言之序如此非謂未學
己學而然也務本道生是泛言以起下句之實集註之
說宜更詳之
巧言令色鮮矣仁此章論明善之功
此章只是戒人勿為巧言令色如何便說得明善之功
有所未習其傳或差如師之過商之不及不能不生
流弊唯傳而習習而傳然後為得其正傳
傳不習乎文勢恐不如此曾子之學其傳不差乃是合

下見得通透的確非習之功也若所見不是而徒習之愈增其誤耳讀書窮理須認正意切忌如此緣文生意附會穿穴只好做時文不是講學也

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

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不須如此高說失聖言之本意

行有餘力而後學文夫豈以講切為可緩哉

書固不可不讀但比之行實差緩耳不然則又何必言行有餘力而後學邪

究義理之藴言學者不可不究夫義理之藴也因此語為子夏之言而遂致疑于其間

以子夏之言為不如孔子亦未為貶不必如此回護但當虛心觀理而隨宜斟酌耳義理之藴上著一究字比首章稍成文理然首章之義實當兼踐履而言故謝說亦不可廢若如此說却只說得窮理一邊也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

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功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説做功夫處全是自外而内自葉流根之意非謂内外交相養與此章之文本不相戾不須如此分疎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虚秉彝天性亦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功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邪勿聽處可更詳之向見叔昌之弟摹刻尹和靖所書四箴

作由乎中所以應乎外嘗辨其謬後見尹書他本却皆不錯然既有此誤則尹公想亦未免錯會其師之意也

答呂子約

戒懼於不睹不聞者乃謹獨之目而謹獨者乃戒懼於不睹不聞之總名似未可分為二事也今曰道固無適而不在而其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雖無所不謹而所謹者尤在於獨固欲學者用功轉加切近云云若末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分為兩節雖可以各

相附屬然前一節謂人所不見則屬乎人後一節謂己之所有則猶有迹比之己之不睹不聞則又有間矣今以人之所不見為謹獨意雖切而反輕以不愧屋漏為不睹不聞則又幾於躐等

來示所疑中庸首章數句文義亦通比之章句之說尤省力而有味但以上文考之既言道不可須臾離即是無精粗隱顯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謹乎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謹非謂不戒謹

乎所睹所聞而只戒謹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抹上文不可須臾離一節意思了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謹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別是結抹上文隱微兩句意思也若如來說則既言不可須臾離而當戒謹矣下句却不更端而偏言唯隱微為顯見而不可不謹其獨則是所睹所聞不隱不微之處皆可忽而不謹如此牽連即將上句亦說偏了只這些子意思恐於理有碍且於文勢亦似重複

而繁冗耳所謂固欲學者用功轉加謹審慤之本意却不如此葢無所不戒謹者通乎已發未發而言而謹其獨則專為已發而設耳卒章所引潛雖伏矣猶是有此一物藏在隱微之中不愧屋漏則表裏洞然更無纖芥查滓矣葢首章本静以之動卒章自淺以及深也且所不見非獨而何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非戒謹乎其所不睹不聞而何若首章不分别即此等處皆散漫而無統矣

答呂子約

不睹不聞既即是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則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蓋非別有一段工夫在戒懼不睹不聞之後明矣

只為道不可須臾離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同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不同所以文意各別今却硬說做一事所以一向錯了也

既以不睹不聞為己所不知若能於此致謹則所謂

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固已不能不謹

若果如此則上段文意已足不知何故又須再說必謹其獨邪（曷嘗有如此煩絮底聖賢）

不愧屋漏亦未免於微有迹也謂之表裏洞然更無查滓則恐幾於陵節矣

若猶有迹便是未能無愧於屋漏矣此段說得愈更支離若只管如此纏繞固執則只已見便為至當之論亦不須更講論矣前書寫去已極分明只是不曾子細看

先橫著一箇人我之見在胸中於己說則只尋是處雖有不是亦瞞過了於人說則只尋不是處吹毛求疵多方駁難如此則只長得私見豈有長進之理此亦便是論司馬遷底心也今更不能再說得只請將舊本再看將此兩節虛心體認只求其分勿求其合認來認去直到認得成兩段了方是到頭如其未然更不須再見喻也

來敎又謂心之有思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為一等

時節

所圈出思字初看即疑恐當作知字而尋舊本未見不知當時的是何字又恐或是筆誤方欲再請舊本來看子細剖析恭報偶復尋得舊本果是知字不知來喻何故如此錯誤豈舊本脫漏此一節邪如其不然則此等處尚爾疎略又安能得其精微之意邪元本兩行今再錄去可更詳之舊本云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為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

有聽目之有視為一等時節云云再看來書他處所說已有知字即是舊本元無脫漏是直看得潦草將知字思字作一樣看耳

前書無聞無見之說只做未有聞未有見平看過若看得過重以為無所聞無所見則誠近於異端矣未有聞見與無所聞見平看重看不知如何分別更請子細說

謂未有聞未有見為未發所謂沖漠無朕萬象森然

已具不知衆人果能有此時乎學者致知居敬之功積累涵養而庶幾有此爾

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而後人亦不善讀也不若放下只白直看子思說底須知上四句分別中和不是說聖人事只是汎說道理名色地頭如此下面說致中和方是說做功夫處而唯聖人為能盡之若必以未有見聞為未發處則只是一

種神識昏昧底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
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
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
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為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
夫却只養得成一枚癡獃罔兩漢矣千不是萬不是痛
切奉告莫作此等見解若信不及一任狐疑今後更不
能說得也 詳看此段來意更有一大病根乃是不曾識得自家有見聞覺知而無喜怒哀樂時節試更著精彩看莫要只管等閒言語失却真的主宰也

以未發為太極

以未發為太極只此句便不是所以下文一向差却未發者太極之静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得方無偏滯而兩儀四象八卦十二卦之説皆不相礙矣

太極動而生陽動則為已發矣

以動而生陽為已發是也即不知静而生陰為已發為未發邪

前日所稟未嘗敢以已發為無太極也而又云已生兩儀四象八卦雖以為未發

未嘗以已發為無太極是也而又云已生兩儀四象八卦難以為未發何邪

易之無思無為比未發猶是以心為言於性之體段已是猶欠拈出

以無思無為為說心而不及性不知心性兩字是一物邪兩物邪

來教謂有此氣來配道義始能充其體而無餒若無此氣來配則雖有道義亦不能不餒矣

孟子兩言其為氣也云云　即當以氣字為主而以下文天地道義等字為客方是文意今却硬將文義紐轉以道義為主而氣為客又將焘說亦添入一來字則區區所見雖謬決不至如此之顛倒也前書之言已盡今更不能說得只請且依此意掍轉舊來話頭依孟子本文主客形勢排擬敎成行道有歸著直俟將來見得舊說全然不是方是究竟如其不然不若忘言之為愈也

答吕子約

所喻前論未契今且當以涵養本原勉強實履為事此
又錯了也此是見識大不分明須痛下功夫鑽研勘覈
教透徹了方是了當自此以後方有下手涵養踐履處
如横渠先生所見只是小小未瑩伊川先生猶令其且
涵泳義理不只說完養思慮了便休也如今乃是大段
差舛却不汲汲向此究竟而去别處閒坐道我涵養本
原勉強實履又聞手寫六經亦是無事費日都不是長
進底道理要須勇猛捐棄舊習以求新功不可一向如

此悠悠閒過歲月也本欲俟德華人回附書今日偶有南豐便至道夫處且先附此奉報此事不比尋常不可頃刻失其路脈也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是先依次第十分着力節次見效了向後又看甚處欠闕即便於此更加功夫乃是正理今却不肯如此見人說着自家見處未是却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勉强實履此如小兒迷藏之戲你東邊來我即西邊去閃你西邊來我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没何時是

了邪區區本已不能說得今更說此一番若更不相領略便且付之忘言矣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到此時節豈更有心情管得他人邪

答呂子約

兩書所喻備見日來進學新功甚慰牢落兩卷悉已條對納呈幸更詳之也大抵為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

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意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閑話說也今詳來喻於當博處既不能虛心觀理以求實是（如論易詩處是也）於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紛擾（如論求其放心而援引論說數十百言不能得了只此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矣）凡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竊謂莫若於此兩塗各致其

極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遮勞攘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得也

橫渠謂心寧靜於此一向定疊目前縱有何事亦不恤也休將閒細碎在思慮近雖見此漸明然養得未熟有時不好底意思上心來則此見便若有物昏蔽雖目前小小事亦能來相碍因是知得尚未屬己此理固然然亦須是真實知至物格方得自然如此若

但說時快活間或又不如此則只是想像摶量不足恃也

子在川上云云　觀諸天地古今事變莫非逝者然故故新新相因不已以何為始以何為終故周子發明太極之藴則曰太極本無極云云　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此乃天德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終歸於謹獨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於獨而致謹則天命流行遏於躬而不知矣

理固如此然援引太多反汩没了正意兼所引亦有不相似者如周子無極之語純亦不已只是無間斷於獨而不謹焉則有間斷而與天地不相似矣

太極動而生陽以本體言之即易所謂繼之者善也以氣運言之即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以卦言之即震之一索咸之男下下字疑也然易傳謂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雖物有終始而此理無窮則雖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也云云學者固當兼致靜存

動察之功然於動之端而有見乎天地之心斯能窺乎太極之藴矣其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曰利貞者乾之性情蓋以夫人徒見生意之發於春夏而不知夫藏于根荄也觀諸草木揺落之時生意若息矣而根荄膏潤苞芽潛萌是乃終而復始蓋性情然也有以明乾之性情則知太極之性情矣有以見天地之心則知太極之動而生陽矣

此段尤多可疑請且就通書太極體認令此數項歷落

分明未要添入復卦震咸性情等說夾雜得都不明不濟事也震咸尤無干涉性情之義亦非是須各自看乃佳

程子睽卦傳曰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爲能同之某觀至此於不有兩則無一之義稍分明但所謂理本同者程子之說雖詳終未能實見其理

天施地生男倡女隨此感彼應蓋不能以相無也非理

之本同何以如此

其爲氣也云云　其竊詳此段所言其爲氣也非有異義上言此氣之浩然體段本如是養之之法勿忘勿助則無所耗傷而此氣流行充塞無所抑遏盖不待自反而縮也故直之一字當因大剛而爲三德若坤之直方即浩然之剛直其可虧欠乎下言此氣合義與道而成而血氣循乎軌轍到此則血氣便是道義矣非是養氣之後又待此而爲助也所以再言其爲

氣也配義與道蓋深明夫此氣之發見本是道義若識得此氣之本然則知所養而其動非血氣矣其曰無是餒也欲人知夫此身之所以為主者茍或虧失則便枵然矣愚見如此不敢不竭言之

自反而縮是本章上文坤爻直方是他書異義二者孰為親踈試請思之得失可見

氣是形而下者道義是形而上者如何合得況配義與道分明是將此氣配彼道義而為之助豈是養氣之後

又將此兩爲助也如此看得全然不識文義更宜深思
未易遽立說也
此是胸中先有舊說爲所牽制不得虛平故爾滯礙枉
費心力可且將舊說權行倚閣兩只將本文反復玩味
久久自然漸虛漸平則於此無疑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近看得程子所謂除了身只是理
之說於此最親切葢私乎此身則莫知主乎此身者
爲何如其生其死眞有同於醉夢矣云云故大程子

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小程子旣謂死得是又謂苟有此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何止一日須臾不能皆是發明除了身只是理底意思詳觀遺書亦載大程子有云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豈以夕死爲可乎則雖槩言之而曰月寒暑屈伸往來之常理同乎晝夜死生者皆可致察小程子有云聞道者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

不虛生也則又指切言之以明實理所存是亦除了身只是理之意至於小程子經解乃親筆也則止云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雖不加一辭而語意則甚不輕矣今集注本大程子實理之說而以事物當然之理名之固不使人求之恍惚然果足以究斯義乎又大程子非誠知道之言以尹氏所說考之固為切實然恐所謂得者或流於偏差而未必得其總腦也某據所曉者吐露以求誨剖

道字理字禮字法字實理字日月寒暑往來屈伸之常理事物當然之理此數説不知是同是别除了身只是理只是不以血氣形骸為主而一循此理耳非謂身外别有一物而謂之理也流于偏差則非所謂得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絪緼也繼之者善物與无妄也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也各正性命則屬乎氣稟矣

遺書言凡人説性只是説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又若先言氣稟而後及此

周子以萬物資始為善各正性命為性此是就造化處說令欲以物與无妄言之則此句屬性而以上句天下雷行為善方始相對得過程子所云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此又是近下就人性分上說語各有當更請詳之只看本文都不得引外來一字方始見得

向觀遺書所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茫然不曉所謂今始粗曉此文義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周子所謂主靜者以此也然所謂不容說者是豈終不可得而說乎周子不得已而言之曰無極而太極則指不容說者以喻諸人耳所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却因上文而言之或指太極為性則非矣葢天命之謂性命之於人始謂之性也所謂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此說得性善最為親切若抵論成而不論繼則有二本非性之果善也故孟子道性善既因其繼而得其本源其言惻隱仁

之端羞惡義之端則又因其發見之苗裔而知其爲固有學者於此唯有操存之功不舍使漸著察耳此條尤覺紊亂更請且以前段之說識認文義令有條理未可如此引援衮雜轉見不分明也所謂治絲而棼之也

答呂子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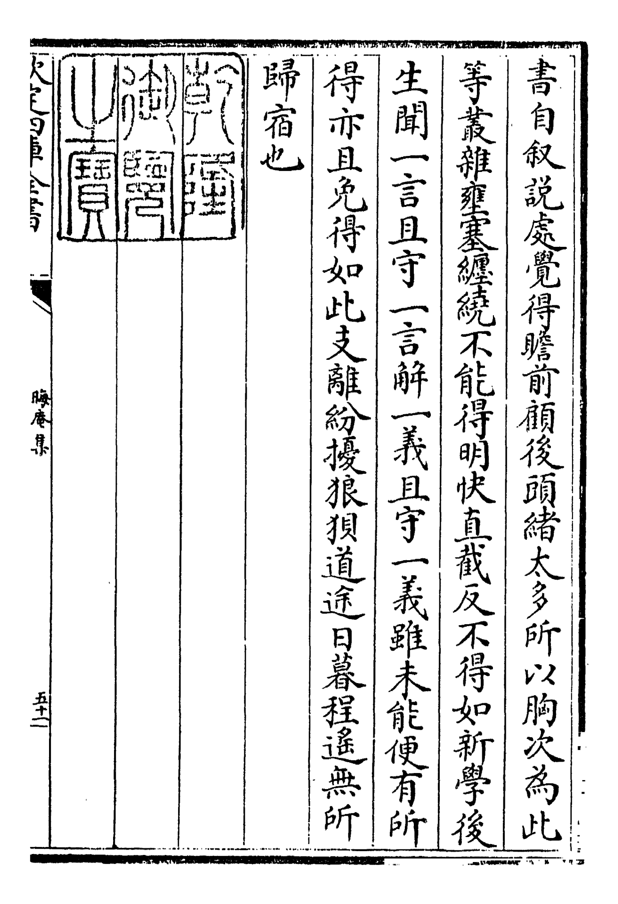
所喻博文約禮盡由操存中出固是如此但博文自是一事若只務操存而坐待其中生出博文功夫恐無是

理大抵學問功夫看得規模定後只一向著力挨向前去莫問如何若何便是先難後獲之意若方討得一箇頭緒不曾做得半月十日又却計較以為未有效驗遂欲别作調度則恐一生只得如此移東換西終是不成家計也益公近亦收書于歐集考訂益精亦不易老來有許多心力也需中庸詩傳此便未可寄又恐且要操存無暇看讀更俟後便也蘇黄門初不學佛只因在筠州陷入此漩渦中恐是彼中風土不好一生出不得今

請著些精彩莫只管回頭轉腦忽然不知不覺也旋入去即不相柰何也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今日輔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抜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説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德章諸人之比也

答呂子約

前書所論四事不審雅意云何竊意賢者用力於此不為不久其切問近思之意不為不篤而比觀所講與累



書自叙説處覺得瞻前顧後頭緒太多所以胸次為此等叢雜壅塞纏繞不能得明快直截反不得如新學後生聞一言且守一言觧一義且守一義雖未能便有所得亦且免得如此支離紛擾狼狽道途日暮程遥無所歸宿也

晦庵集卷四十八